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二十回 因看會又收好漢 使桿棒得遇故友

詞曰：六國空爭雄伯，九州皆入強秦，秋風易水弔荊卿，巧計徒成畫餅。

霸業兩開咸陽，雄圖紮築長城，楚人一炬入咸京，金玉皆成灰盡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靈霄坐客趙奎光，同李二公子正在飲酒談心，忽聽門外人聲嘈雜，敲門甚急，喊叫「快些開門」，老家人李善連忙開了大門，問道「那裡來的？」「我是桑南岡王府來的，有事要見老夫人的。」家人引見夫人，王府家人叫聲：「老夫人不好，我家太爺毀了親事，只因受了李大公子的聘。小姐聞知，一剪刀將氣喉割斷！尚未斷氣，請夫人速速前去，以見一面。」夫人大吃一驚，說是「曉得了」，王府家人即便回府不提。

且說夫人氣王志遠不過，那裡還去？只在家歎息。趙爺說：「我到令岳家走走，看看小姐可能救了？不能救，另想別法。」說罷起身進城到王府，將身影在小姐高樓，只見小姐躺在那牀上，閉著雙睛，夫人與丫環婦女圍繞。家中忙亂，夫人急得沒法，著人四下請了八九位先生看視，皆不見效，聚在前廳公議。都說城外有個老醫生名叫餘安然，年紀七十三歲，行醫行了五十九年，並未得時，真真是藥箱裡跑老鼠。王府請醫生，傳單內有他，家人去請餘先生即刻動身，叫人措了藥箱，一直進城，到了王府，有家人引上高樓。夫人正在哭泣，人報餘先生到了，請進見了禮，先生走到牀邊，只見小姐氣息之氣，心中還熱，一直看到喉嚨，只見氣喉拖出，用手一納，納將進去。趙爺在暗中掐訣念咒，登時長全。餘安然取了末藥敷上，下樓坐在廳上候信。那些先生散去。

且說王素潔小姐三魂歸竅，七魄還原，登時甦醒。扭動身軀，叫了一聲：「親娘呀！兒好苦也。」夫人見了，心中歡喜，說：「餘先生好靈丹妙藥！」有人報知，餘安然先生大喜，「晚來喂米粥與小姐吃。」夫人叫人拿三十兩銀子送餘先生，與他掛牌。有家人答應下來，少不得送銀子，與先生掛牌。餘先生至此，老運當興，看一個好一個，此話不表。

且言王府忙忙碌碌到了天亮，小姐非是病，不過一刀之傷，有神仙妙訣，傷口合縫，一復如式。再有敷藥條上，焉有不好？進些飲食，精神如故。夫人又吩咐家人出城僱了船隻，王夫人打了兩個包裹，帶了兩名丫環，同小姐帶領家人出後門，上轎到碼頭下船，趕奔蘇州，到舅太爺李文真府上去住了。下回自有他的交待。

且說老變種王志遠，當日坐在書房，聽得裡面喧嚷，有心腹家人王福王恩來報，說小姐自刎了，太太鬧呢。王志遠大喜，說：「這個小賤人，一死倒也乾淨。」不一刻又來報，道有個餘安然老先生將小姐看好了。王志遠一聽，說：「罷了」。等到天明，家人又報說夫人送餘先生三十兩銀子代他掛牌懸紅，已今去了。王志遠說：「好老賤人，你自己為主將...」話未了，家人又報說太爺不好了，夫人與小姐帶領丫環出後門，上蘇州去投舅老爺那裡了。王志遠聞聽，氣得渾身發抖，說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吩咐道：「你們快備硫磺發引火之物，去到城外把餘安然的牢房燒了，回來再裝強盜，顏料塗面，身帶利刀，趕奔船上，把老不賢與小賤人殺了，拋入江心，回來有賞！」家人聽見，沒一個答應。王志遠見沒人答應，又欲開言，只見頭頂上戳了一下，用手一摸，覺然有血。王志遠心中明白，叫了一聲：「大仙呀！」只見天井中有人大喝，說：「王志遠，你這奴才！你自己親生的女，嫌貧愛富，毀賴婚姻，你女自保名節，虧得神祇保護，才得保全性命。餘安然看好了汝女，又要行其歹意，前去燒他。你妻子女兒上蘇州躲避此難，你要殺他。人倫反覆，與禽獸何異焉！汝好好把此歹心收起，我便饒你。汝可將花園內木將軍，快快與我去了！」王志遠只得叫人將木將軍毀了，又跪下哀求道：「大仙，我王志遠再不敢起歹念了，望大仙饒我狗命吧！」趙爺說：「今日饒你一次，再生歹念，定割驢頭！」言罷，駕起遁光到保賢橋回了李二公子的信，又往浙江辭別了溫大人，回到高山見師尊鮑真人去了，不言。

且說李大麻子自趙奎光去了，心中膽怯。過了些時，想起樊惠昌那封信子，取出來又看，心中懷恨。與邵青商議出了一個主意，寫了一封稟啟，打了金圖章，差心腹家人趕奔南京，到轅門上投遞。有旗牌官兒接了書子，投進內書房。大人見是李雷那裡稟啟，拆開一看，上面寫是：樊惠昌是叛黨，特此稟知世兄大人上裁。大人一見大怒，即刻發令箭一枝，著調兵三千，趕至溧水，速拿樊惠昌全家回話。一聲得令，調兵星速到溧水，將樊府團團圍住，不分男女老幼，打上囚車，趕奔轅門繳令。大人也不究問，著將此人犯且寄監，聽後究問。樊惠昌要得出監，等三任經唐大人來，才得出罪之期。

卻說大人得了京信，報說內升之信，即刻差旗牌劉洪去傳李雷來見。劉老爺奉差出了轅門，上了快馬，趕奔溧水。到了李府下了牲口，張三請進大廳坐下，到書房回了李雷。李大麻子吃了一驚，連忙出來相見。爺們獻茶，茶畢，李雷說道：「劉老哥到來，有何見諭？」劉老爺講：「大人有內升之信。大人遣官來請大老爺上省，有要話面諭。」李雷聽罷，吩咐備酒款待。二人用畢，吩咐備馬伺候，收拾待囊，即刻傳四樓教習頭等眾家人。李雷同劉旗牌出了大門，上了牲口，後面是畜牲面部青、鐵頭大歲沖天賊、四樓教習、眾家人等，齊齊上了牲口，緊緊相隨。一路無詞，早到了南京，至轅門，李雷吩咐眾人到寺內住紮，他便步上官廳，眾旗牌接見，劉老爺進內繳令。不一時傳李雷進見，李大麻子來至書房，世弟兄相見坐下，有人獻茶已畢，大人叫聲：「世弟，傳你來非是別的，乃是我有內升之信，不日愚兄要進京面聖。此任來者是馬大人，此人情性古直，與我不同。世弟凡事留心，不可狂為，恐有不便。」李雷答應，說：「多蒙世兄大人關切。李雷曉得了。」說罷告辭出轅門回到公館。早有天如和尚來迎接，李雷下了牲口，叫聲：「和尚少禮。」說著進了大殿。和尚吩咐備齋伺候。猛聽外邊一棒鑼聲，李雷問那裡鳴鑼？叫去查。有爺們答應出去，不一刻回報說，明日乃是十八日，外邊迎觀音勝會，今日眾人操演。李雷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明日我們看會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明日一者看會，二者帶看盆景，有好的順便拈了來。」李雷說：「好呀！」吩咐帶來的廚子備酒飯。當晚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李雷邵青沖天賊等起來，用過了早膳，家人預備牲口。李雷出了寺門，帶領邵青沖天賊四樓教習，皆在山門之外，選了一個異形的大漢騎頂馬。此人姓仇名胳膊，粗眉大眼，面如黑裏，上來謝了賞，回頭跨上牲口，李雷騎上坐驢，後面眾教習爺們一個個托托盡皆跳上牲口。離了寺門，行下來約有十里之遙，只聞得前面嘈嚷。李雷著人看來，有爺們答應前去，只見一個大大圈子，內中有個少年在內紮桿子，江湖上朋友。看罷，轉身回了李雷一聲。李雷聞言，同著邵青催開坐騎，來到圈子外，馬鞭子一起，眾人分開。只見一個少年人，衣裳藍縷，形容憔悴，因欠下房錢，無奈作江湖上生意以度朝昏。正玩著桿子，聽見人說李大老爺進來了，見李雷到了，便丟了桿子，戴上一頂破帽子，走出一件破袍子，走出圈子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玩拳的請大老爺金安。」跪下磕了兩個頭，隨在李雷面前走了幾著拳。李雷叫聲：「大哥，這拳可玩得怎麼？」衝爺說：「玩得好，就是漏了兩著。」李雷叫聲：「玩拳的，你會紮桿子麼？」「小的會紮桿子。」「如果桿子紮得好，我大老爺回來有賞。」那人脫去長衣，用陰陽手拿起桿子，對準了虎口舞將起來，呼呼的風響，只見桿子不見人。正舞之間，從圈子外一聲喊叫：「大老爺家內多少名手桿子不瞧，今日到這鄉間看這草把子，有何好處？」李雷叫人查來：「誰人敢毀罵我大老爺？」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回說是大老爺府上孫教頭批評桿子的。李雷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著他進來。」孫建安上來，李雷說：「你既批評他，進去與少年人對桿子去。」孫胖子聞聽，都氣殺了：「我是何等之人，怎與他對桿子？」無奈拿了桿子走進圈子，認定少年一桿子點來。少年人隔開，還了一桿子。二人相對，競不分勝負。

李雷看得出神，又聽得外面一聲喊叫，好似那嘴唇上起個霹靂，舌尖上迸出春雷。李雷倒嚇了一跳，吩咐人：「再與我查來，是誰人如此喊叫？」「是」二名家人答應，下來出了圈子，只見一個稍長大漢，是個乞丐。喝一聲：「呔！大膽花夫，你都活得不耐煩，如此大叫？」那花夫一聽大怒，吐了一手臭吐沫，認定二人臉上一抹，抹得昏天黑地，連忙跑回稟知李雷。又差了二名老家人去問，二人來到花夫面前，不敢行狠，叫了一聲：「老爹，你如此大叫，想必也會紮桿子麼？」回道：「我也會使，他們紮的什麼東西！」二人說：「我們是李大老爺那裡來的，請你見我們大老爺，紮幾路桿子，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去見見李大老爺。二位爺把我這個鉢子捧好，若還碰掉了，你就賠我一千兩銀子，我也是不受的。」這位爺用細汗巾代花夫把鉢子一紮，捧得緊緊的，惟

恐碰掉了不干係。二人邀了花夫進了圈子，一聲喊道：「玩拳的，不用和小孫子紮了。」二人一聽，兩下丟了桿子，將東西收拾乾淨。且說李雷抬頭，見一大漢走近前來，怎生打扮？粉頭帶開花帽，身穿破納襖，足登蒲鞋，手執竹桿，面如紫靛，發似硃砂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豹眼，大鼻樑，一張闊口。走近前來把腰一彎，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花夫請大老爺的金安。」李雷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氏？」回說：「我乃陝西綏德州米脂縣人氏，只因到此找個朋友未遇，盤川用盡，衣衫賣盡，故而討飯營生。」李雷問道：「你會紮桿子麼？」回道：「俺也會得。」「你既然會得，與我孫教頭對紮。」那人取了一根桿子在手，孫建安也拿了一根桿子。那人用一架子使來，孫教頭著力一隔，還了一桿子。那人用五分力氣隔開，孫胖子使得氣喘吁吁，渾身是汗，早被他兜襠一挑，挑將起來，哈哈大笑，正要送他性命，沖天賊看得明白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！我把你這大膽匹夫，你可知道俺鐵頭太歲沖天賊在此？」那人看見沖天賊，大喜將孫建安放下，走近前來相會沖天賊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